

唐宋八大家

■ 李德哲 主编

第一卷

吉 林 大 学 出 版 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宋八大家/李德哲主编, —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

2009. 4

ISBN 978-7-5601-4243-2

I. 唐… II. 李… III. ①唐宋八大家—古典散文—选集

②唐宋八大家—古典诗歌—选集 IV. 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1470 号

书 名: 唐宋八大家

作 者: 李德哲 主编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: 黄凤新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 710×1030 毫米 1/16

印张: 51.5 字数: 746 千字

ISBN 978-7-5601-4243-2

封面设计: 赵云峰 世纪鼎

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2009 年 4 月 第 1 版

2009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7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编 委 会

主 编	编：李德哲			
	委：齐豫生	夏于全	张 桦	刘志红
	朱立春	李 萌	杨 波	孙承飞
	李维杰	李喜彪	丁 文	乔赫水
	倪 文	吕致文	曲洪琪	唐景安
	任 珂	莫关亮	翟国斌	刘天桦
	江小帆	郭 超	江 一	程 武
	谭 波	常志冈	钟力辉	罗 琳
	刘 琪	尹 农	陆 冰	王 新
	姚继志	董嘉坚	王 军	牛 立
排	许向华	陈迎冰		
	版：徐 杰	张红芳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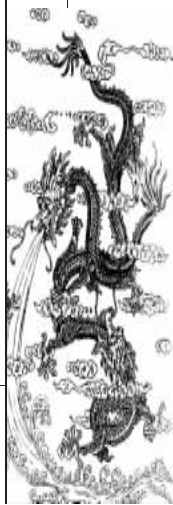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,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,不可胜计。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,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霓,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——散文。

唐宋散文,上承先秦汉魏六朝,下启元明清三代,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。其时名家辈出,各具个性,文体大备,丰富多彩,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,又多有传世名作,可谓盛况空前,震古烁今。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,他们是: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洵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,被后人尊称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

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,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,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,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。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,其文多涉及“道统”之类,追往圣,继绝学,为复古张目,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。柳、欧、王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,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漩涡,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,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,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;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,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。其笔触所及,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、丰富。而“三苏”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,其文立足现实问题,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,旁征博引、气势磅礴,多史论之作,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,摇旗呐喊。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、王安石之显赫,仕途亦不如柳宗元、苏轼之多坎坷,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、劝诫后学上进之作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,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,如韩愈之构思精巧,气盛言宜;柳宗元之思理深邃,牢笼百态;欧阳修之唱叹多情,从容不迫,无艰难劳苦之态;王安石之锋利劲峭,绝少枝叶;曾巩之醇朴平实,深切往复;苏洵之纵横雄奇,尤长策论;苏轼之如行云流水,随物赋形,宛转曲折,各尽其妙;苏辙之委曲明畅,一波三折等。应该说,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“文学的自觉”、艺术的追求上,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。同



唐宋八大家

时,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,虽力反六朝颓风,对其文笔之辨、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,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。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、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,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,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,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、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。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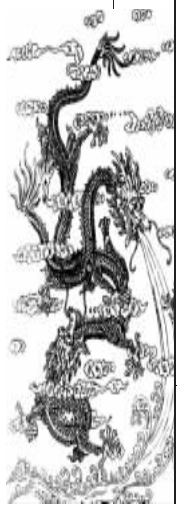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,唐宋散文作者堪称大家者,远不止上述诸人,其他如晚唐小品文作家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,以及北宋的范仲淹、司马光等,都颇具大家风范。但在散文理论的构建、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,上述诸大家却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。此八大家之作,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。于是,我们将其辑录编译,详加校勘,名曰《唐宋八大家》以飨广大读者,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,触类旁通,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,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,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。

诸大家除散文创作取得很高成就外,诗词方面亦有可观之作,韩柳的诗,欧阳修、苏轼的词,均当之无愧地属大家行列。本书在重点突出八大家散文创作成就时,对韩愈、柳宗元的诗,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的词也一并铺陈,进一步张扬其大家气象,以彰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继往开来的重要贡献。

当然,由于我们水平有限,时间仓猝,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。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,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。

编者

2009年4月



韩 愈

(768—824)韩愈,字退之,南阳人。少孤,刻苦为学,尽通六经百家。贞元八年,擢进士第,才高,又好直言,累被黜贬。初为监察御史,上疏极论时事,贬阳山令。元和中,再为博士,改比部郎中、史馆修撰,转考功、知制诰,进中书舍人,又改庶子。裴度讨淮西,请为行军司马,以功迁刑部侍郎。谏迎佛骨,谪刺史潮州,移袁州。穆宗即位,召拜国子祭酒、兵部侍郎。使王廷凑归,转吏部,为时宰所构,罢为兵部侍郎,寻复吏部。卒,赠礼部尚书,谥曰文。愈自比孟轲,辟佛老异端,笃旧恤孤,好诱进后学,以之成名者甚众。文自魏晋来,拘偶对体日衰,至愈,一返之古。而为诗豪放,不避粗险,格之变亦自愈始焉。集四十卷,内诗十卷;外集遗文十卷,内诗十八篇。今合编为十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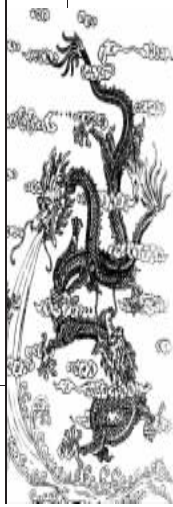
原 道

道教是李唐王朝的国教,中唐时期,统治阶级又崇尚佛教,佛道盛行,儒学衰落,固有的封建秩序受到冲击,大唐帝国出现了思想危机,这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。作为儒学忠实的拥护者、卫道者和“道统”的继承者,韩愈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,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,巩固中央政权,并毅然地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。

韩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“道统”的观念,主张尊孔孟,排异端,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封建社会的利益。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无视社会现实,无视国家的安定团结,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;大兴佛寺道观、供养僧侣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造成了社会的贫困;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:“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”。韩愈借儒家“道统”排斥佛老,这本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,无可厚非,但将佛老指斥为异端,主张将其彻底毁弃,这并不符合人类文化遗产的原则,将圣人定为人类物质生活、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更显得有些荒唐。

【原文】
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无待于



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，孑孑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也；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；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：“吾师亦尝师之云尔。”不惟举之于其口，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甚矣！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

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！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，驱其虫蛇禽兽，而处之中土。寒，然后为之衣；饥，然后为之食；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，以赡其器用；为之贾，以通其有无；为之医，药以济其夭死；为之葬埋祭祀，以长其恩爱；为之礼，以次其先后；为之乐，以宣其湮郁；为之政，以率其怠倦；为之刑，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”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。今其法曰：“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”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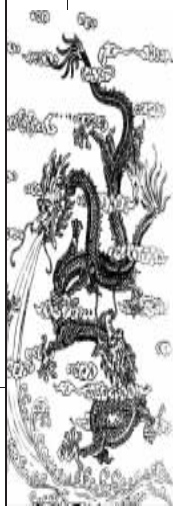


帝之与王，其号虽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虽殊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”责饥之食者曰：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？”传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，则夷之；进于中国，则中国之。《经》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今也举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？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，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；其法，礼乐、刑、政；其民，士、农、工、贾；其位，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；其服，麻丝；其居宫室；其食，粟米果蔬鱼肉。其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，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，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；郊焉而天神假，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；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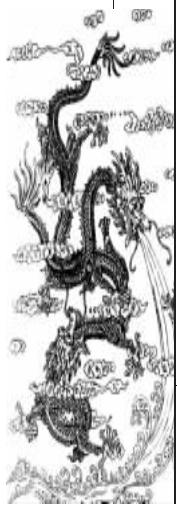
广泛地对群众施行仁爱，就叫做仁；实行适合实际的仁，就叫做义；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施它，就叫做道；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，就叫做德。仁和义是肯定的有实在内容的名称，道和德是假定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名称。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，德有凶险之德和吉祥之德。老子把仁义看得很渺小，并非诽谤仁义，而是他的见识短浅。就如同坐在井里看天却说天小一样，实际上并不是天小啊。他把小恩小惠看作仁，把谨小慎微看成义，因而，他小看仁义是



当然的了。他说的道，是指他的道，并非我说的道。他说的德，是说他的德，并非我说的德。凡是我说的道德，是体现仁和义的标准，是天下的公论。老子说的道德，是抽掉仁和义的具体内容来说道德的，是他一家之言。

自从周道衰微，孔子死后，到秦时焚书坑儒，到汉朝盛行黄、老之学，到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盛行佛教。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，不是加入杨朱学派，就是加入墨翟学派；不是加入道教，就是加入佛教。加入那一家，必定会排除这一家。加入那一家就以那一家为主，反对这一家就以这一家为奴；加入那家就加以附和，反对这家就加以诋毁。唉！后代的人如果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，到底该听从哪一家的说法呢？道教徒说：“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。”佛教徒说：“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。”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，欣赏它的荒唐而且轻视自己，也附和着说：“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。”不仅在嘴里说这种话，而且还把它写在书上。唉！后代的人虽然想学习仁义道德的学说，可是到哪里去寻求它呢？人们喜欢新奇的思想实在是太严重了，不探究它的本源，不探寻它的结果，只想听新奇的说法。

古代的民众有四个等级，现在的民众有六个等级。古代负责教化的人只占其中之一，如今负责教化的人要占其中之三。现在务农的只有一家，吃粮食的却有六家；做工的只有一家，用器具的却有六家；做生意的只有一家，需要供应财物的却有六家。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而去盗窃呢？远古的时候，人民遇到的灾害太多了。有圣人出来，这才把相互生存、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他们，替他们设立君主，替他们设置老师，替他们赶跑那些虫、蛇、禽、兽，让他们定居在中原地区。冷了就教他们做衣服；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；睡在树上就可能掉下来，住在洞里就容易生毛病，这就教他们造房屋。给百姓设立工匠来供给他们的用具，给百姓设立商贩来互通他们之间的有无，给百姓发明医药来挽救他们以防因病早死，给百姓定出葬埋祭祀等制度来增加他们之间的恩爱，给百姓制定礼节来安排他们的秩序，给百姓创造音乐来排解他们的烦闷，给百姓制订政令来约束他们的懒惰，给百姓设立刑法来除去他们之中的强徒。为了防止相互欺骗，就给他们制定符玺、斗斛、权衡来使他们遵行；为了防止互相掠夺，就教他们学习修筑城墙、制造武器来保护自己。灾害即将发生，就提醒他们事先做好准备；祸患将要发生，就给他们做好预防。现在道家却说：“倘若圣人不死，大盗就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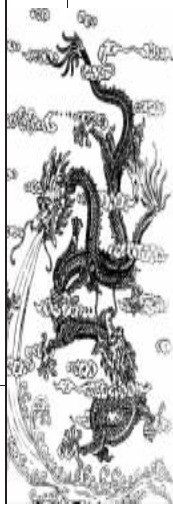


会终止。倘若打破了斗斛，折断了秤杆，百姓就不会争夺。”唉！那只是没有好好想一想罢了！如果古时候没有圣人，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严寒酷暑，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啊！

因此，君王是发号施令的，臣子是执行君王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的，人民是生产粟米麻丝，制作器具，交流财物来事奉那些在上面的人的。君主不发令，就放弃了做君主的职权；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，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；人民不生产粟米麻丝，制作器具，交流财物来事奉那些在上面的人，就要受到惩处。如今他们的主张是：“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，撇开你们的父子，禁止你们的相生相养的办法，来求得所谓清静和寂灭的境界。”唉！他们也幸亏出现在三代以后，没有被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等圣人所贬斥；他们也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，没有被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等圣人所纠正。

帝和王，他们的称号虽然不同，但他们能成为圣人的原由却是一样的。夏季穿葛布衣裳，冬季穿皮毛衣服，口渴就喝水，肚子饿就吃饭，这些事情虽然不同，这些事情被称为明智的缘故却是一样的。如今道家却说：“为什么不学习上古的无为而治呢？”这就好比指责冬天穿皮毛衣服的人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穿简便的葛布衣服呢？”指责肚子饿了吃饭的人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喝喝水那样简便的事情呢？”《礼记·大学》篇说：“古时候想在天下显示完美德行的人，一定要先治理好国家；想治理好他的国家的人，一定要先整治好他的家庭；想整治好他的家庭的人，一定要先修养他的身心；想修养他的身心的人，一定要先端正他的思想；想端正他的思想的人，一定要先使他的念头诚实。”那么，古时候所说的端正思想而又诚心诚意的人，是会有所作为的。如今所谓的修养身心，却是要摒弃天下国家，灭绝天理人伦。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，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主当作君主，做百姓的却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孔子撰写《春秋》时，诸侯中有用夷狄礼节的，就把他当作夷狄，夷狄中有用中原的礼节的，就把他当作中原国家。《论语》说：“夷狄有君主，还不如中原的各诸侯国没有君主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抗拒夷狄，惩戒荆舒。”如今却拿夷狄的礼法，放在先王的教化上面，那不是几乎全都变成夷狄了吗？

我所说的先王的教化究竟有什么内容呢？广泛地爱大众叫做仁；



实行适合实际的仁叫做义；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现它叫做道；内心充满仁义之念，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，这就叫做德。它的典籍有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；它的准则有礼仪、音乐、刑法、政治；它的民众有士人、农民、工匠、商人四类；它的名分有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兄弟、夫妇；人民穿的有麻布、丝绸两类；人民的住房有宫、室两种；人民吃的是粟、米、果、蔬、鱼、肉。它作为道理是容易懂的，它作为教化是容易实行的。因此，用它治身，就和顺而吉祥；用它对待别人，就仁爱而公正；用它来修养身心，就和平而舒畅；用它治理天下国家，就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当。所以，活着就能享受正常的人情，死后就能得到正常的待遇；祭天就能使天神下降，祭祖宗就能使祖宗享受。有人会问：“这种道究竟是什么道？”回答说：“这是我说的道，不是前面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。”唐尧拿这传给虞舜，虞舜拿这传给夏禹，夏禹拿这传给商汤，商汤拿这传给周文王、武王和周公，周文王、武王和周公传给孔子，孔子传给孟轲；孟轲死了，就没有得到可传的人。荀况和扬雄，选取得不精确，阐说得不够详细。从周公以上，都是在上做君主的人，所以王道的措施能够顺利实行；从周公以下，都是在下面当臣子的人，因此仁义之说只能长久流传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怎样做才可以呢？我认为：“佛老的邪说不堵塞，圣人的道就不会流传；佛老的邪说不制止，圣人的道就不会通行。应当使和尚、道士还俗，烧毁佛老的书籍，把寺观改建成民房，阐明先王之道以诱导他们。让鳏夫、寡妇、孤儿、孤老、残废人和病人都得到抚养。如果做到这样，那大概就可以了！”

原 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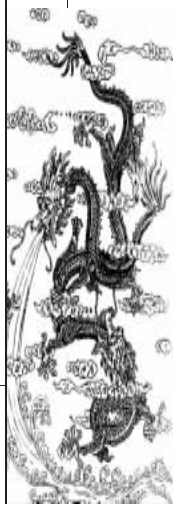
中唐时期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，互相诋毁诽谤。力图有所作为，匡救时弊的韩愈更成了众矢之的，被流言蜚语所包围，于是作此文以宣泄自己对这一恶习的不满。文章援古证今，指出“怠”与“忌”，即懒惰与嫉妒是毁谤产生的直接原因，而毁谤已形成一股习以为常的社会风气，积重难返。文末对“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”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深沉的悲愤，同时也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。

文章运用对比的修辞手法，一开一合，写得形象生动，耐人寻味。

【原文】

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





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闻古之人有舜者，其为人也，仁义人也。求其所以为舜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闻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为人也，多才与艺人也。求其所以为周公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；周公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“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”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！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为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为艺人矣。”取其一，不责其二；即其新，不究其旧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。一善，易修也；一艺，易能也。其于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不亦待于人者，轻以约乎？

今之君子则不然。其责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。详，故人难于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：“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，曰：“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于人，内以欺于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。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！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虽能是，其人不足称也；彼虽善是，其用不足称也。”举其一，不计其十；究其旧，不图其新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。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？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，而以圣人望于人，吾未见其尊己也。

虽然，为是者有本有原，怠与忌之谓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尝试之矣，尝试语于众曰：“某，良士；某，良士。”其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。又尝语于众曰：“某，非良士；某，非良士。”其不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说于言，懦者必说于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！士之处此世，而望名誉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难已！

将有作于上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！

【译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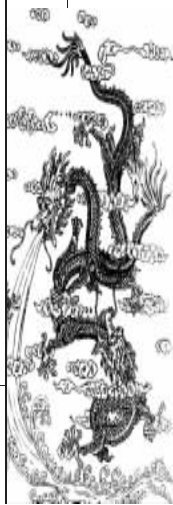
从前的君子，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全面，对待别人宽恕而且简约。严格且全面，所以就不会懒惰；宽恕而且简约，所以别人愿意做好事。他们听说古时有个名叫舜的人，他大仁大义，他们就研究舜所以成为舜的原因，责问自己说：“他是个人，我也是个人。为什么他能这样，我却不能这样？”他们日夜地思考，丢弃那些不像舜的地方，趋向那



些近似舜的地方。他们听说古代有个名叫周公的人，他为人多才多艺。他们就研求周公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。责问自己说：“他是个人，我也是个人。为什么他能这样，我却不能这样？”他们日日夜夜地思考，抛弃那些不像周公的地方，趋向那些类似周公的地方。舜是一位伟大的圣人，后代没有人赶得上他；周公也是一位大圣人，后代中也没有人赶得上他的。这个人却说：“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是我最大的缺陷。”这不正是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而且全面吗？他对别人却说：“那个人能够做到这样，这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了；能够擅长这个，这就可以算是一个有技能的人了。”采取他的一个优点，不要求他具有两个优点；选取他现在的表现，不追究他从前的表现。担心别人得不到做善事的好处。一件善事是容易做得好的，一种技能是容易学到手的。他对别人，就说：“能够做这样的善事也就可以了。”又说：“能够擅长这样的技能，也可以了。”这不正是对待别人宽恕而且简约的表现吗？

当今的君子却并非如此。他要求别人完备，对待自己却要求不高。要求完备，所以别人就难于做善事；要求不高，所以自己的收获很少。自己没有长处，竟然说：“我擅长这样，也就可以了。”自己没有技能，居然说：“我做到这样，也就可以了。”对外拿这种话欺骗别人，内里拿这种话欺骗自己，还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就停止不前了。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吗？他对别人，就说：“他虽然能够这样，但他的人品却是不值得称赞的；他虽然擅长这样，他的功用是不值得称赞的。”举出他的一个缺点，却不考虑他的其它优点；追究他过去的表现，而不考虑他现在的表现。担心怕别人获得名誉。这不是对别人的要求太全面了吗？这就是不拿众人的标准对待自身，却拿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，我真的看不出他是在尊重自己啊。

虽然如此，这样表现的人是有根有源的，这就是说他们有懒惰和妒忌的毛病。懒惰的人是不求上进的，妒忌别人的人是害怕别人上进的。我曾试过，试着对大家说：“某某是好人，某某是好人。”那些附和的人，必定是那个人的朋友；要不，就是跟他疏远的人，或者是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；否则，就是害怕他的人。若不是这样，性格粗暴的人一定在说话中表现出愤怒的情绪，性格懦弱的人一定在脸色上显现出愤怒的神情。我又曾经告诉大家说：“某某不是好人，某某不是好人。”那些不附和的人，必定是那个人的朋友；要不，就是同他疏远的



人，或者是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；否则，就是害怕他的人。若不是这样，性格粗暴的人一定会在说话中表现出高兴的神情，性格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显露出高兴的神色。因此，事情做好了，诋毁就产生；道德高尚了，诽谤就来了。唉！读书人处在这种时代，希望名誉显著，道德流传，真是太难了！

处于上位的准备有所作为的人，听到我的话，并且记住它，就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差不多了吧！

获麟解

麒麟本是祥瑞之物，但由于其“不畜于家，不恒有于天下；其为形也不类，非若马、牛、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鹿然”，故常人不认识它，偶尔发现它反而认为它是异类，为不祥之物。作者以麟自喻，认为麟之所以成为祥瑞，是由于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，否则就将被认为不祥之物；而自己生不逢时，未遇明主，怀经世奇才而不被世人理解，反而被讥刺为异端、另类，这和麟的遭遇实无二致。

【原文】

麟之为灵，昭昭也。咏于《诗》，书于《春秋》，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，虽妇人小子，皆知其为祥也。

然麟之为物，不畜于家，不恒有于天下；其为形也不类，非若马、牛、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鹿然。然则虽有麟，不可知其为麟也。角者，吾知其为牛；鬣者，吾知其为马；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鹿，吾知其为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鹿，惟麟也不可知。不可知，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。

虽然，麟之出，必有圣人在乎位，麟为圣人出也。圣人者，必知麟，麟之果不为不祥也。

又曰：麟之所以为麟者，以德不以形。若麟之出不待圣人，则谓之不可知也亦宜。

【译文】

麒麟确实是一种灵异的动物。在《诗经》中被歌咏，在《春秋》中也有记载，在历史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层见迭出。即使是妇女和孩子也都知道麒麟是吉祥的动物。

然而麒麟这种动物，在家里不养，天下也不常有，它的样子和其它动物不相像，不像牛、马、猪、狗、豺、狼、麋鹿的样子。既然这样，就算



有麒麟，也认不出它是麒麟啊。有两只角的我们知道它是牛，颈上长鬃毛的我们认得它是马，猪、狗、豺、狼、麋鹿，我们认得它们是猪、狗、豺、狼、麋鹿，只有麒麟不能够认出来。既然不能认出来，那么，人们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自然的。

虽然如此，但是麒麟的出现，必定是有圣人在位的时候，麒麟是为圣人出现的啊。圣人肯定是认得麒麟的，麒麟果真不是不祥之物啊。

我还认为：麒麟之所以叫做麒麟，是根据它的德性，而不是根据它的形状。假如麒麟的出现，不等到圣人在位的时候，那么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对的。

杂说一

这是一篇托物寓意的杂文。文中作者把龙比作君，把云比作臣，说明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龙和云的关系，只有相互依靠，才能有所作为。

【原文】

龙嘘气成云，云固弗灵于龙也。然龙乘是气，茫洋穷乎玄间，薄日月，伏光景，感震电，神变化，水下土，汩陵谷。云亦灵怪矣哉！

云，龙之所能使为灵也。若龙之灵，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。然龙弗得云，无以神其灵矣。失其所凭依，信不可欤？异哉！其所凭依，乃其所自为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云从龙”。既曰龙，云从之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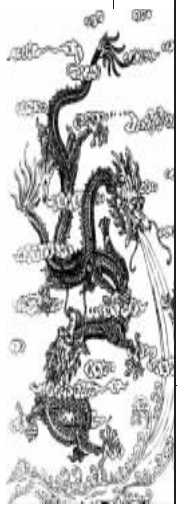
【译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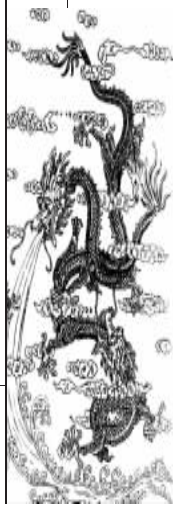
龙吐口气就变成云，云本来就比不上龙灵异。然而龙乘着这片云，可以在辽阔无边的太空中到处遨游，接近太阳和月亮，遮挡住它们的光辉，使雷电震撼，使变化神奇，使雨水浸润大地，淹没丘陵深谷，云也称得上灵异了啊！

云，是龙能够使它变成灵异的。像龙那样的灵异，就不是云的作用了。但是龙得不到云，就不能显出它的灵异了。失去它所依托的，真的就不行了吗？奇怪啊！它所依托的，竟然就是它自己所制造的。《易经》中说：“云跟着龙。”既然叫龙，云当然跟着它了。

杂说四

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杂文。文中以千里马喻人才，颇为中肯。在





韩愈看来,人才总是有的,但如果人才不能被识别和扶持,就会被埋没,故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;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”文章还通过对千里马不幸遭遇的描述,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压制甚至糟蹋人才的罪恶,表达了作者愤懑不平的心情。

【原文】

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故虽有名马,只辱于奴隶人之手,骈死于槽枥之间,不以千里称也。

马之千里者,一食或尽粟一石,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马也,虽有千里之能,食不饱,力不足,才美不外见,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,安求其能千里也!策之不以其道,食之不能尽其材,鸣之而不能通其意,执策而临之曰:“天下无马。”呜呼!其真无马邪?其真不知马也!

【译文】

世上是先有伯乐,然后才有千里马的。千里马是经常有的,然而伯乐却不是经常有的。所以就算有了名马,也不过是在不识货的人手中受屈辱,和普通的马一样老死在马厩中,也不用千里马的名称来称呼它。

马当中能够日行千里的马,有时一顿要吃完一石小米,喂马的人不了解它能够日行千里而喂养它。这样的马,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耐,但是吃不饱,力量不够,特长就不能显示出来,想要跟平常的马一样表现都做不到,怎么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?鞭策它,不按照马的习性;喂养它,又不能满足它的食量;吆喝它,又不懂得它的心思。拿着鞭子对着它说:“天下没有好马。”唉!难道真的没有好马吗?实在是不认识好马吧!

师 说

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。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: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。”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。作者认为“古之圣人,其出人也远矣,犹且从师而问焉。”而“今之众人,其下圣人也亦远矣,而耻学于师。”这是非常荒唐的,并赞扬了“巫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,不耻相师”的良好学风。文章谴责了“位



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”的不良社会风气，主张“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”要像圣人那样广泛地“从师而问焉”，只要闻道在先即可为师，只要学有专长即可为师。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，师生可以互相学习。作者的这些主张和见解对于纠正当时的不良风气，端正学风，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【原文】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；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，欲人之无惑也难矣。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；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，愚益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？爱其子，择师而教之；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，惑矣。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，非吾所谓传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师焉，或不焉，小学而大遗，吾未见其明也。巫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师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“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”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。呜呼！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巫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。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！
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【译文】

古时候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。老师是传授道理、学业、解答疑难问题的人。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懂道理、有知识的，谁没有疑难的问题呢？有疑难问题而不请教老师，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也不会解决了。出生在我之前的，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，我应该向他学习；出生在我后面的，他懂得道理要是也比我早，我也应当向他学习。我学的是道理，哪里用得着管他出生在我前面，还是在我后面呢？因此，不论

